



列宁选集

列 宁 选 集

第 一 卷

下

人 民 出 版 社

列 宁 选 集

(第 一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编
列宁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重印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7.25印张 644,000字

1960年4月第1版 1972年10月第2版

1975年9月青海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1005 定价(上下册)1.35元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 两种策略²²¹

序 言

在革命时期，人们很难跟得上事变的发展，它为评价革命政党的策略口号提供异常丰富的新材料。这本小册子是在敖德萨事变^①发生前写成的。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²²²（第9号，《革命教导着人们》）^②上指出，这次事变甚至迫使那些编造出过程起义论并且不同意宣传临时革命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事实上转到或开始转到自己的论敌方面去了。革命无疑是那样迅速、那样彻底地教导着人们，这在和平的政治发展时代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特别重要的是，革命不仅教导着领导者，而且也教导着群众。

毫无疑问，革命会把社会民主主义教给俄国的工人群众。革命会在事实上证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是正确的，它将揭示出各种社会阶级的真实本性，揭示出我国民主派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农民的真正趋向；农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性，但潜藏在它内部的，并不是“社会化”的思想，而是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间的新的阶级斗争。旧民粹派的旧幻想，例如在“社会革命党”²⁰⁸纲领草案中那样清楚地显示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在

① 指“波将金公爵”号铁甲舰的起义。（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9卷第134页。——编者注

我国“社会”的民主主义性质问题上、在农民起义完全胜利的意义问题上的那一切幻想，都将被革命的风暴无情地彻底吹散。革命将第一次给各个阶级以真正的政治洗礼。这些阶级将以一定的政治面貌在革命中出现，它们不仅会在自己的思想家的纲领和策略口号中，而且会在群众的公开的政治行动中显示出自己。

革命将教会我们，将教会人民群众，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现在对一个战斗着的政党来说，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教会革命一些东西？我们能不能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利用我们和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联系，来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使革命达到真正彻底的胜利，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事实上的彻底胜利，麻痹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半途性和叛卖性？

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来争取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需要我们对政治局面有正确的估计，需要我们有正确的策略口号；另一方面，又需要工人群众用实际的战斗力量来支持这些口号。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团体每天经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我们和群众的联系。这种工作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是在革命时期更要特别加紧进行。在这种时候，工人阶级本能地要奋起进行公开的革命的发动，而我们就必须善于正确提出这种发动的任务，然后尽量广泛地使人们知道这些任务，了解这些任务。不要忘记，在我们和群众的联系问题上流行的悲观主义，现在特别经常地掩蔽着人们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观念。毫无疑义，我们在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方面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但是现在全部问题却在于这种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主要政治重心应当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工会和合法社团方面呢，还是放在武装起义，放在建立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政府方面？两种工作都可以教育和

组织工人阶级。当然，两种工作都是必要的。但是在现在，在当前的革命中，全部问题都归结为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重心将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前一方面呢，还是放在后一方面？

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抑或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资产阶级中的觉悟分子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解放》杂志²²³就赞扬阿基莫夫主义，即社会民主党内**现在**把工会和合法社团提到首要地位的“经济主义”。因此，司徒卢威先生就欢迎（《解放》杂志第72期）新火星派中阿基莫夫主义的原则趋向。因此，他就拚命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表现的那种可恨的革命狭隘性。

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的策略口号对领导群众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革命时期轻视原则上坚定的策略口号的意义，是再危险不过了。例如，《火星报》¹³⁸第一〇四号已在事实上转到它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论敌方面去了，但它同时又轻视走在实际生活前面的、为运动指出前进的（虽然也会遭到一些挫折，犯一些错误等等）道路的那些口号和策略决议的意义。恰恰相反，制定正确的策略决议，这对一个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原则来领导无产阶级而不是仅仅勉强地跟在事变后面跑的政党来说，是有巨大意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²²⁴和从党内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的代表会议^①的决议，就最确切、最周到、最完全地表达了那些并非由个别著作家偶然说出、而是由社会民主主义无产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5月在伦敦举行）只有布尔什维克参加。“代表会议”（同时在日内瓦举行）只有孟什维克参加。在这本小册子里往往把孟什维克称为“新火星派”，因为他们虽然继续出版《火星报》，但他们以自己当时的同道者托洛茨基为代言人宣布过，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条深渊。（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编者注）

阶级的负责代表正式通过的策略观点。我们的党比其余一切政党都先进，它有全党通过的精确的纲领。我们的党就是在严格对待自己的策略决议方面，也应当给其他政党做出榜样，以表明我们完全不同于“解放社”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立场，不同于只是在革命时期才忽然想起要提出自己的纲领“草案”、才开始研究目前发生的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空谈。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最迫切的工作，就是仔细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和代表会议的策略决议，判明哪些决议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偏向，弄清楚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具体任务。这本小册子就是专为这一工作而写的。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来检查我们的策略，这对那些不愿局限于口头的劝说，而真正想造成策略上的一致从而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党将来的完全统一提供基础的人来说，也是必要的。

尼·列宁

1905年7月

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

在当前革命时期的日程上，摆着一个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意见是不一致的。现在可以看出三种政治趋向。沙皇政府承认有召集人民代表会议的必要，但是无论如何不愿意让这个代表会议成为全民的和立宪的会议。按报纸所载关于布里根委员会²²⁵工作的消息来看，沙皇政府似乎同意召集一个有严格的资格限制或严格的等级限制并在没有鼓动自由的条件下选举出来的谘议性会议。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革命无产阶级要求政权完全转归立宪会议，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不仅力争普选权，不仅力争完全的鼓动自由，并且要立刻推翻沙皇政府，而代之以临时革命政府。最后，由所谓“立宪民主党”⁸⁴的领袖们表明其愿望的自由资产阶级，并不要求推翻沙皇政府，不提出成立临时政府的口号，不坚持切实保障选举的完全自由和完全公平，不坚持切实保障代表会议能成为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其实，作为“解放派”唯一重要的社会支柱的自由资产阶级，是力求沙皇和革命人民达到尽可能和平的妥协，并且要这种妥协使它自己即资产阶级获得的政权最多，而使革命的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获得的政权最少。

这就是目前的政治形势。这就是和现代俄国三种主要社会力量相适应的三种主要政治趋向。至于“解放派”怎样用假民主的词句来掩饰他们那种半途性的政策，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他们那种背叛革命、出卖革命的政策，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第3、4、5

号)①上不止一次地谈过了。现在我们来看看社会民主党人怎样估计目前的任务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从党内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的“代表会议”在最近分别通过的两个决议,便是进行这种工作的最好的材料。在这两个决议中,究竟是哪一个把目前的政治形势估计得更正确,哪一个把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规定得更正确,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只要他愿意自觉地履行他所担负的宣传、鼓动和组织的义务,都应当十分细心地研究这个问题,而完全抛开那些和问题实质无关的考虑。

党的策略是指党的政治行为,或指党的政治活动的性质、方向和方法。党代表大会通过策略决议,就是要确切规定全党在新的任务方面或者是针对新的政治形势所应采取的政治行为。造成这种新形势的,是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也就是绝大多数人民同沙皇政府的彻底、坚决和公开的决裂。新问题就在于采用什么实际方法来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至于在理论上,关于这个会议的问题,社会民主党早已在自己的党纲中先于其余一切政党而正式解决了)。既然人民已经和政府决裂,而群众又已经认识到必须建立新制度,那末以推翻政府为目标的党,就必须考虑要用什么样的政府来代替将被推翻的旧政府。于是就发生了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新问题**。为了给这个问题一个圆满的回答,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党就应当阐明:第一、临时革命政府在当前发生的革命中,以及在无产阶级的全部斗争中的**意义**;第二、自己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第三、社会民主党**参加**这个政府的明确的条件;第四、在这个政府没有社会民主党参加时**从下面**对这个政府施加压力的

① 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454—462页和第479—492页。——编者注

条件。只有把这一切问题阐明后，党在这方面的政治行为才会有原则的、明确的和坚定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以下就是这个决议的全文：

“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

鉴于：

(1) 无论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或者是为了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斗争的利益，都需要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因而也就是需要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专制政体；

(2) 在俄国只有经过胜利的人民起义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共和制，而成为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的将是临时革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能保证竞选鼓动有充分的自由，并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来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立宪会议；

(3) 这个民主革命在俄国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不会削弱而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时期必然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尽量夺取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

(一) 必须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进行宣传，使他们具体了解革命的最可能的进程，具体了解革命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必然会出现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将要求这个政府实现我们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所提出的当前的一切政治要求 and 经济要求；

(二) 如果力量对比及其他不能预先准确判定的因素对我们有利，我们党可以派全权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同一切反革命企图作无情的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

(三) 这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条件是：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并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因

为社会民主党力求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这一点说，它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

(四)无论社会民主党是否有可能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都必须在最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宣传，使他们懂得，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为了保卫、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必须经常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

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个决议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决议是完全和专门论述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的。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里说的只是临时革命政府，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因此，这里完全没有例如关于“夺取政权”的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代表大会把后面这个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撇开不谈，是不是做得对呢？无疑是对的，因为俄国的政治局势根本没有把这类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刚刚相反，现在全体人民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是推翻专制制度和召集立宪会议。党代表大会应当提出来解决的，并不是某个著作家适时地或不适时地涉及的问题，而是由于时局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而具有严重的政治意义的问题。

在现在的革命中，以及在无产阶级的一般斗争中，临时革命政府有什么意义呢？代表大会的决议解释了这个问题，它一开头就指出，“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无论从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来

看，或是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来看，都是必需的。而为了得到充分的政治自由，就必须用民主共和制度来代替沙皇专制制度，正如我们的党纲早已认定的那样。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强调民主共和制的口号，这在逻辑上和原则上都是必要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的民主战士，他们正是力求争得充分的自由；而且，这样强调在现在尤其适当，因为在我国，正好是在现在，君主派即所谓立宪“民主”党或“解放”党正打着“民主主义”的旗号出台活动。为了建立共和制，就绝对要有人民代表的会议，并且一定要是全民的（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选出的）和立宪的会议。这也是代表大会的决议接着就肯定了的。可是，这个决议并不就此为止。为了建立“真正代表民意的”新制度，单是把代表会议叫作立宪会议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个会议拥有“立”出东西来的权力和力量。考虑到这一点，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就不以“立宪会议”这个形式上的口号为限，而补充了唯一能保证这个会议真正执行它的任务的种种物质条件。这样指出能使口头上的立宪会议变成事实上的立宪会议的种种条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的，以立宪君主党为代表的自由资产阶级，故意歪曲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要把这个口号变成一句空话。

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说道：**只有临时革命政府**，而且是作为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的临时革命政府，才能保证竞选鼓动有充分的自由并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会议。这个论点是不是正确呢？谁想驳倒这个论点，他就得肯定地说，沙皇政府可能不援助反动势力，沙皇政府能在选举时保持中立，沙皇政府能关心于民意的真正表现。这样的断语真是荒谬绝伦，谁也不会公开地替它们辩护，但正是我们的解放派在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暗地里偷运这类东西。立宪会议必须有人来召集；选举的自由和公平必须有人来保证；这

个会议必须有人赋予它以全部力量和权力；只有作为起义机关的革命政府才能诚心诚意地愿意这样做，也只有它才有力量采取一切办法来实现这一点。沙皇政府一定会反对这样做。和沙皇妥协分赃而且完全不依靠人民起义的自由派政府，决不能诚心诚意地愿意这样做，而且即使它极其诚心诚意地愿意这样做，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提出来的口号，是唯一正确的和十分彻底的民主的口号。

可是，在估计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时，如果忽略了民主革命的阶级性质，那末这种估计就是不完全的和不正确的。所以决议就补充说，革命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这在现在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而资产阶级对于多少享有一些政治自由的无产阶级的统治一加强起来，就必然会引起这两个阶级为争夺政权而进行拚命的斗争，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拚命“夺取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所以，无产阶级走在所有的人前面并且领导所有的人为民主制而斗争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潜藏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内部的新的矛盾，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新的斗争。

可见，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部分决议中是估计得很全面的：无论是就它和争自由、争共和制的斗争的关系来说，就它和立宪会议的关系来说，或者是就它和为新的阶级斗争扫清基地的民主革命的关系来说，都完全估计到了。

下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一般应当怎样？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首先就直接劝告全党，说必须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进行宣传，使他们确信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工人阶级应当认识到这种必要。“民主派”资产阶级把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掩蔽起来，而我们却应当把这个问题提到第一位，并坚决主张必须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此外，我们还应当给

这个政府指出一个适合于当前历史时期的客观条件和无产阶级民主派的任务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我们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即当前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纲领。这些改革，一方面，在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实现，另一方面，又是为继续前进、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

这样，决议就完全阐明了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和目的。按其起源和基本性质来说，这个政府应当是人民起义的机关。按其正式的使命来说，它应当是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工具。按其活动内容来说，它应当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派的最低纲领，因为这是唯一能保障起来反对专制制度的人民的利益的纲领。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临时政府是临时性的机关，不能实行尚未得到全体人民批准的建设性的纲领。这样的反驳只不过是反动派和“专制主义者”的诡辩而已。不实行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就是容忍腐败的专制制度下的农奴制关系继续存在下去。能够容忍这种关系的，只有背叛革命事业的人们的政府，而决不是作为人民起义机关的政府。如果有人以立宪会议也许会不承认集会自由为借口，而主张在立宪会议承认这种自由以前，不要在事实上实现这种自由，——那岂不是开玩笑！反对临时革命政府立刻实现最低纲领，正好就是开的这种玩笑。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决议上提出实现最低纲领作为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这就排除了立即实现最高纲领、夺取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类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想法。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和客观条件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主观条件），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能忽视这个正在发生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只有最幼稚的乐观主义者，才能忘掉工人群众

众还很少知道社会主义的目的及其实现的方法。而我们大家都确信,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群众还缺乏觉悟和组织性,还没有在他们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那是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说我们拖延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我们回答说:我们并不是拖延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如果某些工人在相当的时候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实现最高纲领,我们会回答他们说,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还格格不入,阶级矛盾还没有发展起来,无产者还没有组织起来。你能在全俄国各地组织几十万工人吗?你能争取几百万群众同情我们的纲领吗?你试着去做做看,而不要光说些听起来很响亮但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你马上就会知道,要实现这样的组织任务,要进行这样的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实现各种民主改革。

我们再往下看。既然我们已经阐明了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和无产阶级对它的态度,于是就发生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这个政府(即从上面行动)?我们又应当怎样从下面行动?决议对这两个问题都给了明确的答复。在决议中毫不含糊地声明说,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在民主革命时代,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时代),原则上是**可以的**。我们作了这样的声明,就是坚定不移地既和那些在原则上反对参加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又和社会民主党内那些用我们势必要参加这个政府这样的前途来**恐吓**我们的尾巴主义者(如马尔丁诺夫和新火星派)划清界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这样

的声明,就坚决地驳斥了新《火星报》的意见: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变相的米勒兰主义¹⁴³;是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尊崇,原则上是不可容许的,等等。

但是,说原则上可以,当然还不是说实际上一定适当。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党代表大会所承认的这个新的斗争方式,即“从上面”斗争的方式,是适当的呢?显然,各种具体条件,如力量对比等等,现在还无从谈起,所以决议自然就不预先规定这些条件。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在现在就对我们所谈的这个问题预先作出任何断言。但是我们参加的性质和目的,却是可以而且应当确定的。决议也就是这样做的,它指出了我们参加的两个目的:(1)同反革命企图作无情的斗争,(2)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自由资产者正开始热烈谈论反动派的心理(见司徒卢威先生发表于《解放》杂志第七十一期上的那封极有教益的《公开信》),力图吓倒革命的人民,并促使他们对专制制度让步,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政党提醒人们注意真正对反革命作战的任务,是特别适当的。政治自由和阶级斗争这两大问题归根结底只能由强力来解决,而我们应当关心的就是准备和组织这种强力,积极使用这种强力,不仅用它来防御,而且还用它来进攻。从巴黎公社时期以来,几乎毫不间断地笼罩着欧洲的长期的政治反动,使我们太习惯于只考虑“从下面”行动,使我们太习惯于只注意防御性的斗争。我们现在无疑地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政治动荡和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了。在俄国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决不可把自己束缚在陈规旧套当中。必须宣传从上面行动的思想,必须准备采取最坚决的进攻的行动,必须研究这种行动的条件和形式。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这些条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一事的形式方面的(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另一个

是关于这种参加的性质本身的（一分钟也不忽略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

决议既这样从各方面阐明了党关于“从上面”行动这个几乎是前所未见的新斗争方式的政策，又估计到了我们将来无法从上面行动的那种场合。从下面影响临时革命政府，这是我们在任何场合下都必须做的。要实行这样从下面施加压力的办法，无产阶级就必须武装起来，——因为在革命时期，事件会特别迅速地发展为直接的内战，——并且必须得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以武力为后盾来施加压力的目的，是要“保卫、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即从无产阶级的利益来看应当以实现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为内容的那些成果。

我们就此结束我们对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的简要分析。读者可以看出，这个决议把新问题的意义、无产阶级政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以及党从临时革命政府里面和外面行动的政策都一一阐明了。

现在来看看“代表会议”的相应的决议吧。

三

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代表会议”的决议是专论“关于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问题的^①。我们已经指出，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包含着一种糊涂观点。

^① 读者把本书第 400、403、407、431、433 页上所引各段集合起来，便可得到这个决议的全文。（作者在 1907 年版上加的注。见本卷第 525、530—531、535—536、569、573 页。——编者注）